

新观察

“童年中国书系”：

大国少年的童年中国

□班 马

我很有兴趣地浏览了一遍由翌平主编、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年中国书系”，目前大约只有几十本，却有不少堪称杰作。

地理，才是童年的原点

我关心“地理”视角，童年所在地正是人生旅途的出发点。我推崇“落地”，童年地盘正可将高飘的精神与感觉拉回人生原点。我反对“书生”，读书是童年的组成部分，但室外和野地及本身的生命冲动显然更重要。我倡导“游戏精神”，童年不用说正是大本营。“童年中国书系”呈现出一个更大更全的生机世界，这正是我看重和赞赏这套书的观念背景。

“童年中国书系”的策划出版颇具亮点，可伸展的范围极大甚至超越国界。我非常喜欢“童年中国”这一庞大深广并与我们这个国家之古远息息相关的深刻概念，它可承载历史地理人文以及宏观与细部的“来源”之探。我也很赞同这套书系策划视野之中的“童年的文学地图”的统摄力，作为一个地图和地图哲学的喜爱者和传播者，我欣赏这种“伟大拼图”的书系策划和出版思路，因为中国地理、地图、地方有“大”的气象、“大”的分布。“童年中国书系”及其后续精彩地分布出了、地图化了广大的“地方”，不存在大地方和小地方，每一个“地方”组合而成大国地理、地貌和地气的“地图”。

相信图书策划者和出版者早已谋定更多样的大国气象之点位：何止平原、山地、城市、盆地、草原与森林，且看峡谷、苔原、绝壁之村、雪域之地、海岛人家、船上小学、湖区人烟、东极寒地、海南热带……就这么大，就这么多，就有这么朴实又瑰丽的气象万千的童年母地。

“乡土”与“原力”之辩

在阅读部分作品时，我惊喜于见识到来自红河南岸“林莽”中的哈尼族少年，以及苦聪少年的“野”之童年力度的至情体验和精到述说。我从中读到了有如简平在述说同伴之中那个“疯”的追梦少女姚丽华；有如安武林自己这“小子”的“伤疤”徽章；有如湘女传神而出的虽原始如野却有“星光”之亮眸和“野草”强盛力的哈尼少年，“树上的尼卡”那个可以展示老鹰翅膀收藏的苦聪少年；有如简平童年的柔中见刚和他“哥”的霸气在外，也有蒲灵娟7岁上西藏那曲高原近距离接触如“鸟撞石而亡”和“与狼对峙”的这般的童年际遇……

这正是这套“童年中国书系”因其“地广”而可“选珍”的特定魅力之处。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乡土”问题，在于某种被“乡土”“乡下”甚至“乡愁”情调所劫持而不知儿童审美的谬误。儿童的心理朝向是更远、高级、传奇、孤岛、险境、“外边”、力量与力度。因此，我宁愿引导同学们走向“荒野”，我认为，儿童之心在“伟大”而不在“乡下”。

人类从“原乡”走来，我们也从“乡下”走出。提到这“乡”之情，我的心是极温暖的。当儿童文学在涉及“回忆童年”叙述之际，必然会碰到这种属于“返回式”的儿童审美问题，这正是我们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与“成人文学作家”的不同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之所在。“乡土”和“原乡”就在我们的梦中，但要向中国儿童、中国少年引发的“原力”何在？我不禁想到冰心老人



“童年中国书系”第一辑(10册)，翌平主编，陆梅、高凯等著，2019年9月出版



“童年中国书系”第四辑(15册)，翌平主编，徐德霞、马光复等著，2023年1月出版

的童年回忆叙述，她说童年乐趣是读禁书之快乐感，是不懂字也要连带带蒙地读长篇，这一表述曾令我印象深刻，从而引申进我早期的“儿童反儿童化”论述之中，这就是向上的“突破”原力。那么，大国少年的“原力”因何所在，从何而来，又自何方而融汇？我已从这套书系读到了不少。

呼唤中国的童年力量，中国的童年原力不该是沉浸式地返回“乡村”，应该是加强从中国“大地”走出来的那种不屈的突破感，理应加重从中国之为大国的“东西南北中”各方，召唤出“多民族少年”的血性、野气、力度与旷达。

落地在童年那一层透明的“世界”光圈

回忆童年是一次“落地”，重返“大地”意义深远。我们从城里出来，一代代人都更脱离于大地。我正是从这次阅读的不少作品中生出这种感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不约而同地涉及到“自然”“野趣”“昆虫”“游戏”，特别想提到的是，甚至还有“打架”“打斗”和“吃”。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包含图书策划者和组织者的谋定。儿童、童年，还是应该更落地。

我被湘女所著《会飞的孩子》中满目纷至而来的“物名”所震撼，继生狂喜。一物一名，被自然包围，万物众生，融汇在物与词之中，但这又绝非摆弄。读罢全书，读者早陷入她那红河南岸边陲莽林中的“世界”，它显然来自那片自然之气、刻骨铭心的童年伙伴、真会“飞”的一闪而至又一闪消失的丛林男孩，以及震慑作者童年心灵的那一片我们根本不知的“场”。能够体现出“场”的身临其境，绝非易事，更需深度沉浸，身心已合于境。这个童年“世界”自然且原始，虽穷苦却从未丧失力度。

说个题外话，我这个地理迷还极有兴致地“统计”了一下此次儿童文学作家已涉猎或分布的“地域”，如赵华的贺兰山，有“蚂蚱小史”“野花小史”“小狗史”，还有那条童年之泉；如王勇英的广西，童年伙伴“沙三”及引领大家驻守而观的“一百多个鸟窝”的鸟；如安武林童年的中条山和青龙河，“圈蚂蚁”真让人读出神来了；再如赵菱的豫东平原和张吉宙的胶东平原，还有徐德霞的渤海湾畔，以及那著名的古乐亭、滨海平原；在雁阵的河南的平原之上，书中后半部真有点像中国笔记小说那般纪实；如蒲灵娟“故事”多多的藏北，吴然老师故意带我们去“旅”他们美丽云之南的各站点，以及那些藏不住的童年苦楚；如牧铃笔下洞庭湖的湿地，那是我写《巫师的沉船》的故事发生地；如毛芦芦那美丽的衢州城外的山村，更曾听蒲萍说过影响着孩

子们的数学大师的童年成长；如严优的童年资阳，也是具有东方魅力的美丽小城，美好记录可救“老资阳城”；谢倩霓的修水是鄱阳湖畔的好地方，写出了一部“乡村学堂史”，地理感极强，不仅让人读到了“山口完小”的具体场景，还“游”了一遍修水各学堂，并赞赏那种快乐乡野和喜感十足的细崽儿和细崽姐；李学斌的宁夏乡村很“苦”，那么多、那么细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

关于城市的“郊区”话题

读这套书，我对马光复、翌平的“北京”和陆梅、简平的“上海”很有兴趣。对于这两地，我都深感亲切。大城市的“童年”好像不好写，这恐怕的确与上述的“童年—乡土”联结性有点关系。但这种关系是谁联结的，又是谁规定的？让我这个属于“上海童年”的人无从下手。此时，我突然想到《三毛流浪记》，也算是张乐平老先生对城市童年的某种记忆，但它一点都不“乡”，所以评论界似乎从未从“童年—乡土”的概念去审视这部作品。此题过大，也不适合在这里详细展开，但或许可以作为“童年中国书系”这样重要的出版行为的某种参照，是不是可以说明，目前“城市”童年之选的体量过少？

我是一个长年推动“少年读城记”的人，当然会主张诸如“城市是一本百科全书”、“一种‘岛屿形态’的生存暗示等等，其中就有以下有关城市“郊区”及其“郊区消失”对当代童年成长的缺失问题。从前的城市有着一种“城郊”的“田野”场域，有非常好的“城乡”结合部。但对城里孩子来说，这个“乡下”其实是一种“自然”，是一种“天地”，是一个有小河有大树有蜻蜓的自由“大地”，是“野”。我现在这么“野”，肯定也跟童年在上海城西的曹杨新村度过有关，出去就进入江南原野。在书系中，我读到了“他/她们”的童年之书，感觉、视角几乎与我的童年是一样的。

当我读到翌平书中那一章“出三环之外的那个麦田那个原野”之时，不禁哑然失笑。当年是三环，现在是六环，元大都遗址已然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从童年翌平和他“哥”的了不得的野玩：儿童群、穿地、跳沟、虫、蛙，“吓”人、“射”人、弹子等等，仿佛看到了一种让人欣喜的童年态度。“走铁路”“住进动物园”等经验几乎与我一模一样，不过我们一家是《夜探动物园》，仅一夜就神奇得一惊一乍，他们能够久“住”，真是太幸福了，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将是多好的“读城”经典行为。

当我读到简平的那本《青草奔放》，又一次忍俊不禁。“马兰头”“狗尾巴草”“饴糖草”，还有“小黑皮”和“大槌子”，我的上海语感瞬间返回。简平的“上海童年”写得太正宗、太“上海”了，十分精彩，令人叫好。简平写到的童年同学人物群像，有着当时的精神和气息，童年还原度非常高。可能他也在当年的“新村”生活，与我的个人经验叠合，我从书中看到他们去到的“跳伞塔”，不晓得是不是“五角场”？书中那一幕足以震撼城市童年书写的“城郊碉堡奇人”真实传奇，我不但熟悉这种碉堡，而且竟想起了当年的真实人物“肖孔”，那是个“业余作者”，真经历过类似事态，曾与我父亲同在铁路工作，书中提到他写的《司炉工》这一剧本名称，真的吓了一跳。

他们怎么都写得同我的童年经历这么接近和相似呢？此外，还有陆梅的松江。我真的太熟悉了，熟悉那些大河、铁路桥、一条条的冈，甚至可以说，连魂都在那里了。我当然更熟的是嘉定，陆渡、娄塘、浏河等地，但“江南”场景、物种品名以至方言都是很像的。我又从她的童年记忆深处翻起满满一页的“物与词”，那正是一份“江南的自然”，或者说是童年词典，陆梅称之为童年的“花草生灵”。没想到，她也对天牛那么熟悉，能写到节状星点细鞭触须，写出手指上那种昆虫的感觉，一定是真“捉”过才能写得出。她写到的种种“花草”，的确盛开在童年的路上，这种细腻的感受力往往是很多男生视而不见的。

城郊日渐消失，“郊区”概念对城市已聊胜于无。由此，我想略提及一点在《少年读城记》中践行的相关做法，即接触或复原一座城市的原有“郊区”种种，其实就是城市的“童年”，它正是保留和理解这座城市“起源”的路径。有如北京郊外的“宋各庄”“驻马营”“海子”等，有如上海郊外的“马家浜”“杨家桥”“捉鱼的‘沪’”等，有如广州郊外的“蕉基鱼塘”“鹤立为沙”“树皮屋”，等等——这种“童年”正能保留“历史”，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童年中国书系”兼有的通过书写童年、组合各地童年从而进行“童年中国”原点传承与文化保留工作的价值观和宗旨。

人工智能：给我编编你的童年？

这也算一些题外话，我不知道这套“童年中国书系”的宣传、推广和营销之中是不是有，或者说，是不是可以增设这样一种应对“人工智能”狂潮涌动的策略，追问ChatGPT的童年是什么，让它为我们说说看。我想，或许它会乱说起“童年”来，这“说”的也会是我们人类童年经历的翻版。不过，人工智能的确也有童年，它是经过技术迭代而来的，但它从第一代开始，直到N次迭代之中的“学习”“训练”和被“场景化”的童年成长，都是“资料”和“数据”，将不会是“活生生”的。

在未来不会被替代的诸多选项中，可以有“童年”吗？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一种设想，人工智能把我们这一套“童年中国书系”“吃”进去了，把“作者”和“童年”都“喂”进它的肚子以后，它又会“吐”出(或者说“生成”)什么样的“童年”？反正，我个人坚决不相信“童年”能被“制造”，由此，更要感谢我们的作家奉献出的“活生生”的一段“生命”体验，这是最为宝贵且最不可替代的中国经验。



■访谈

在静默的神山下，沉下心思考，潜下心写作

□唐池子 禾 联

禾 联：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20多年，始终以文学的方式关注儿童成长，近几年也有从湖南故乡题材和上海都市题材转向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趋势，能否请您谈谈这种创作重心变化背后的原因？

唐池子：童年成长始终是我的写作母题。故乡的童年记忆、成年后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如此种种，都是我的创作财富。最近几年，一个新的地理名词出现在我的创作中，云南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开始进入我的写作视野。从最初与它结缘，到后来的一连串经历，最终让它成为我的作品和心灵栖息的神秘园。还记得2018年，我曾受邀参与了为期半个月的香格里拉作家行，那次和一些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走进藏族、傣族、纳西族等多民族孩子的课堂，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那段日子我强烈感觉到自己爱上了云南，爱上那些淳朴的孩子和多民族的瑰奇文化。

禾 联：看来云南由此成为了您的精神故乡，想必，您的儿童小说《勇敢的花朵》就是得益于到访云南当地以后的文化情感体验吧？

唐池子：是的，返程后，我理头翻阅傣族历史，每天听傣族广播和音乐，为这个“追赶太阳的民族”感动，写作了儿童小说《勇敢的花朵》，

作品表现了以阿春花为代表的傣族孩子的心灵世界和童年成长。从此，云南，像一本翻开的一千零一夜，吸引我一次次前往，欲罢不能。2019年，我索性签约美丽的玉溪师院文学院，全身心投入云南文化，计划搭建云南创作研究平台。不过，这些都算热身，我创作的关键点大约发生在2020年。

禾 联：在这之后您创作了《访问西南边陲纪实》《高德荣——满山挂起金果果》等作品，能不能具体谈谈，2020年发生了什么影响您创作转向的

重要事件？

唐池子：2020年9月，我只身前往独龙江，跟访三天“人民楷模”“最美奋斗者”、独龙族带头人高德荣，这个在怒江地区老百姓心中神一般存在的“老县长”，根本没料到，仅仅三天朝夕相处，“老县长”在我的心中，既光芒万丈心生敬意，又活色生香贴近温暖。有幸走近这样伟大而美好的心灵，让我在静默的神山下沉下心思考，思考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思考怎样的心灵才具有榜样的力量。我也是第一次具象而真切地读懂了什么是伟大的党性，什么是比海洋还宽广的心胸。我为高德荣先生一心为公、九死无悔的奉献和拼命精神感召，理解了在党的政策和社会各界帮助下，何以独龙江这样一个赤贫落后的民族，能率先整族脱贫，让老百姓过上梦寐以求、现代富足的好日子。因为有这样伟大美好的心灵，孜孜不倦地奋斗、不求回报地付出，这是我们时代的真英雄。真实性情、硬汉子的老县长让“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句话掷地有声地响在我的心头，老县长一辈子始终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让族人幸福就是他的人生追求。

由此，我深切意识到，时代多么需要这样的英雄，多么需要这样滚烫的理想，多么需要这样伟大而美好的心灵。在那些星斗如灯的深夜，我饱蘸热泪创作《高德荣——满山挂起金果果》。那些文字不是虚构，是一个人用大写的生命续成的奋斗乐章，充满了激昂的旋律和感人的细节。所以，我在前言中写给小读者：“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召唤英

雄。亲爱的孩子们，立志需趁早，希望你们以高德荣这样的英雄为榜样，心有山河万顷，眼有春光无限，希望奔跑的你们志达梦圆。”

禾 联：纪实文学的难点在于资料搜集如何求真求全，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您在筹备写作时进行了怎样的资料准备？

唐池子：从独龙江归来，我记下两万多字的《访问西南边陲纪实》，为了写作这部纪实文学，我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独龙族的历史资料，厚砖一样的十来本资料，如同完成一篇学位论文。《高德荣——满山挂起金果果》写完了，但是内心的感动依然如此充沛。的确，纪实文学更注重事实，是否可以给孩子们写一本纯粹的儿童文学，让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这个伟大的故事？我陷入了深深思考。直到谢怀谦这样一个父亲英雄的形象与老县长的形象自然叠加，我创造了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审视父亲，从崇拜到叛逆，最后理解并且憧憬自己成为父亲那样英雄的孩子形象，将童年成长与民族历史和伟大心灵的坚守融合在一起，希望找到让小读者更好地理解英雄、学习英雄的文学视角。

由此，我又创作了以高德荣为原型人物的儿童小说《我的阿角朋》，为了致敬我心中的英雄，也为了更大的写作突破。“阿角朋”是独龙族，意思是“英雄”，是独龙族神话传说中具有超能力的大英雄。所以，书名《我的阿角朋》就是“我的英雄”。这部小说经历了反复打磨、修改的锤炼过程，责编老师多次跟我探讨，我们对这样的英雄心怀敬仰，很多次为文中感人的细节而热泪盈眶，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接受读者们的检阅。

禾 联：您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期待有更多这类题材的作品能与小读者们见面。

唐池子：虽然《我的阿角朋》已经写完，但关于独龙江、关于怒江、关于纹面女、鲜花节，许许多多神秘的历史和习俗故事，仍然带着深谷的仙气，在我心头久久萦绕。我想，自己应该会持续关注这些话题，也希望为小朋友们带来更多生动鲜活的故事。